

继《国画》之后2005年最新倾心力作

天问

王跃文
著

色官



钱、权、色的交易，当代色官
“二奶村”纪事
官场上下黑幕重重，众手遮天
血案连连……

远方出版社

天问色官

王跃文/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天问色官》是一部真实得让人看了透不过气的官场精妙之作。为了一万百姓的命运，主人公武高全不惜采取亦正亦邪的非常手段，击败对手登上了权力顶峰。

本书对人性弱点的揭示空前绝后，无论好人坏人都有双重性格；美色，梦寐以求；权财，日思昼想，区别只是如何掠夺而已。《天问色官》写出了一群这样鲜活的红男绿女。

RCR 89 / 04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问色官/王跃文著. - 远方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85780 - 865 - 2

I. 天… II. 王… III. 中国 - 长篇小说 - 当代

IV. I23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2262 号

天问色官

责任编辑: 武 言

装帧设计: 以马内工作室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 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230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5

印 数: 1 - 10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5780 - 865 - 2

定价: 28.80 元

滨川市是南方富裕的地级市，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关注的事：上级推荐的市长候选人没能选上，而被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却当选为市长了。尽管这种事在全国已是第二起了，但这还是成为南方某省，至少是滨川市的头条新闻，香港电视在当晚也颇为感兴趣地播送了这条新闻，认为这是中国进一步定向民主的标志。

当地老百姓，说得准确一点，是当地对官场人物的升降沉浮感兴趣的老百姓，把这起事件戏称为“滨川事变”。事变是指影响全国，能改变时局的重大事件。把这起事件冠以

“事变”的名称，的确是名不符实，要不然怎么把老百姓的这种说法称为“戏称”呢？但这一滨川市官场最高人物之一的人事变动，对滨川市某些人物的心灵的确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真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大部分老百姓在与他人交谈时都显示出对官场人物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在骨子里还是关心政治的，谁不盼望着政治廉明、经济发展，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实惠呢？

这一变动似乎是几天间的事，其实不然，这一变动酝酿已久。策划这一变动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代表们推为市长候选人，而且竟然当选为滨川市新一届市长武高全。

武高全，名如其人，他长得高高大大，像一座塔，就像“四人帮”横行时文艺作品所描绘的英雄人物那样，不仅身材高大，也有一副好面貌：国字脸上配着一副浓眉大眼，鼻子高挺，耳廓清晰，耳垂很长。有这种面貌的人物，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往往被描写为一身正气，敢作敢为，从不搞阴谋诡计。严格地说起来，武高全不是这种人物，至少他擅长权谋这一点不像这类英雄人物。与他高大的身材相反，他的思维出奇地细密，考虑问题出奇地周全，而且深藏不露，如果这就叫城府深的话，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城府深似海的人，山高可测，海深是不可量的。

和他一道竞选市长的那个人叫柯明东，如果不是代表联名推举他为市长候选人的话，滨川市新一届的市长就非柯明东莫属了。此前，柯明东是滨川市委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尽管参选市长落选了，现在他还是副书记；而武高全也是市委

副书记，他是被柯明东等人明升暗降为副书记的，目的是削掉他手中的实权（原先武高全担任主管工交的副市长，有实权）。真所谓是歪打正着，要不然武高全的正市长候选人资格，就难以被上级认可，他就不可能当上正市长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因为按惯例，担任正市长的人选，必定是共产党员，而且要担任市委副书记。否则，怎能体现我们国家的各级政权为共产党所领导呢？可以肯定地说，武高全这个人才，还是柯明东发现的。当柯明东发现武高全的才干和城府之后，企图制止对手的升迁，却为时晚矣。

柯明东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武高全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柯明东在浙江省一个人才辈出的县城里长大，武高全尽管因为某种原因在农村长大，但父亲却当过大学教授，他们的年龄虽然相差几岁，但应属同代人。两人都有坎坷而苦涩的人生经历，但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环境造就人，但相同的环境却未必产生同样性格的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柯明东长得风流倜傥，与他英俊斯文的外表不同，他的行事风格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称赞他行的人正是看好了他的这种不拖泥带水的风格。他的优点明显，缺点也明显。也许是性格使然，他是个好追求感官享受的人。然而，谁不好追求感官享受呢？只是有些人为了别的人生目标，严于律己而已。武高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选举是残酷的，代表们必须在官方推荐的候选人和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人担任滨川市新一届市长。

当然所谓官方推荐，最后也得人大代表认可。最后武高全只以微弱多数票当选。

二

要知道武高全是如何策划这次“变动”的，时间就得往前推了。一直推到柯明东是怎么发现他这个人才，并提拔他当上滨川市机械工业总公司属下的微型汽车装配公司副经理那个时候比较合适。

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倒推起来应该是八十年代末期了。那时机械工业总公司辖下的拖拉机配件厂已处于停产状态，大部分职工靠贷款发一百来块生活费过日子。说实话，机械工业总公司辖下的大部分企业都不太景气，效益最好的仅仅能发得出工资而已。机械工业总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常常是为

如何筹措属卜企业的工资而发愁。谁都知道企业不景气的原因：滨川机械行业的企业都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建成投产的，当时是按所谓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布点的，除了手扶拖拉机制造厂是生产终端产品以外，其余企业均为配件厂，为国家一些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生产配件。国家由计划手段配置资源转为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后，由于国家的大型机械制造业的产品大都是更新换代或转产了。这就苦了为他们生产配件的机械企业。可以说滨川的机械企业就像缺奶的婴儿那样嗷嗷待哺了。

在滨川机械行业的企业中，要数拖拉机配件厂最惨。原先它几乎为全国的主要拖拉机厂生产过配件，现在那些拖拉机厂的产品早已进行更新换代，或者干脆就不生产拖拉机了，因此就再也用不着该厂的配件了，哪有不死火的道理？这间工厂早几年就该转产了，可是它哪有为转产而购买机械设备这笔资金哟。南方某省虽然是富甲全国的省，但滨川却是个穷市，地处山区，要不然在几十年前就不可能把它确定为这个沿海省的“小三线”建设基地了。在计划经济时期，滨川曾辉煌一时，曾是南方某省叫得响的工业基地，这都得益于它曾经作过“小三线”建设基地。滨川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了，八十年代末期它就成为南方某省的后进地区。像赛跑一样，滨川这个工业基地落伍了。自那时开始，主要领导像走马灯一样更换，但没有一任领导能扭转滨川市的落后局面。叫这个省的头头们干着急。这个省不是提出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吗？省委、省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能不着急吗？

现在还是回过头去看看武高全是怎么当上微型汽车装配公司副经理的吧。前面不是说到拖拉机配件厂处于停产状态了吗？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没有今天的武高全了。那时武高全是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普通工程师。由于他不事张扬，而却善于权谋的性格使然，虽然他是个寂寂无名之辈（指他并未被上层注意），但他在工人中极有人缘。

在仕途上柯明东要比武高全出道早得多，那时柯明东就担任滨川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就是说，两人往政坛冲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那时柯明东只有三十八九岁，武高全只比他小几岁，谁更春风得意就可想而知了。应该说，那时的机械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想改变机械行业的面貌，但他所要走的路，同武高全后来要走的路不同，他认为滨川的机械工业要打翻身仗，惟有斥人巨资去进行更新改造，生产新的产品。他认为滨川的机械行业有人才，就是缺钱。这个道理一般来说是对的，但却不符合滨川的实际。柯明东同他的思路一样，无奈滨川是个穷市，银行是按存款额多少而确定其贷款额的，银行的存款少，就决定滨川市贷款额就少。要增加贷款额，惟有一条出路，就是叫这些银行到各地拆借资金。但是滨川哪家银行愿意主动费这么大的劲去拆借资金，然后把款贷给机械行业这些不景气的企业用以搞基建或技改呢？然而滨川的纺织行业却是这么搞起来的，而且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这么折腾起来的。

“你们机械行业至少比别人有基础吧，人家能办到的事，你们为什么办不到？”当时柯明东当着机械总公司总经理的

面，一连问了几个为什么，“我就不相信姜子玉就有三头六臂，既然没有，为什么他能给银行拆借这么多资金回来，而你却为什么办不到？”姜子玉就是过去纺织工业总公司的一把手，后来当过主管工交的副市长。

“我确实没有姜子玉的能耐。”

当时的机械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只能这么说了。

这个总经理只能自认倒霉了。姜子玉兴建项目的资金从何而来呢？几乎所有的贷款都是滨川工商行贷给他们的。那么工商行的存款又从何而来的呢？都是姜子玉通过关系从北方的大城市拆借过来的。除了银行该留的备付金和储备金外，工商银行几乎把拆借回来的资金全都转借给了纺织工业总公司（现在叫滨川市希望企业集团公司）。为什么工商银行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把这么多资金转贷给姜子玉用呢？因为工商行的行长江山同姜子玉达成了默契：用工商行的贷款搞的基建项目，至少一半项目的土建工程由江山指定的建筑公司来承建。这里的猫腻就多了。

纺织工业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进入疲软状态，持续时间之长，为历史上所罕见。姜子玉执掌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帅印，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那时还看不见纺织工业复苏的一丁点信息。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工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像棉纺厂、箭杆织布厂、针织厂。而且这些项目的规模还相当大，仅上面所述的三个工厂，总投资就超过五个亿。这还不包括它后来上马的化纤项目。纺织业本来利润就不高，再加上遇上全行业不景气，在这种时候建厂，这些工厂的经

济效益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市领导中，有人当时就指出，姜子玉这么搞法，不是个事。当时“泡沫经济”这个词还未在大陆流行，所谓“不是个事”指的就是会出现“泡沫经济”。但是马上就有人给姜子玉撑腰。与这个富省的沿海地区相比，滨川已明显落后一大截，虽贵为地级市，但国民经济指标还不及沿海一个县的水平。这叫滨川主要领导的面子往哪搁哟。于是乎市委统一认识：支持姜子玉干下去。发展才是硬道理嘛。

姜子玉和江山是不是出于公心这么干呢？当然不是。两人都有其各自的目的。姜子玉主要是想干出业绩，图升官，当然不排除他以极隐蔽的手段敛财。而江山却是只图财，于是这两人便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

那时的机械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想依葫芦画瓢，照姜子玉的办法去干，可是他却干不了。工商行的江山不买他的账，而其它银行又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或者说行风比较正，不想跟他这么干，再加上他没有姜子玉过人的交际手腕和胆魄，因此，他走不通这条路子。江山为什么不买他的账？俗话说“行得夜路多，难免撞见鬼”，吃纺织工业总公司一家，带给他的财源，就足够他吃几辈子了，他何必再找第二条门路去获取不义之财呢？

那时的武高全，他在想什么呢？他没想什么，而是在练口才，为日后从政积聚才能。此外，他还花大量时间钻研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各个主要思想家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作品，从中吸取营养，锻炼思辩能力。没有谁知

道他想干什么，他也不想让谁这么早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是他却知道滨川发生的一切，柯明东要机械工业总公司学纺织工业总公司一样，贷款上一批项目，这么去打翻身仗，对这一做法，他特别不屑一顾。难道他就有扭转乾坤的能耐吗？有，只是他感到时机未到而已。他也想过可能这一辈都没有机会，并且下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决心。

但是，他相信他这一辈子有崛起的机会，没有机会他也能创造出机会来。机遇垂注有准备的人，不知哪位先圣先哲讲过这样的话，从武高全的发迹史来看，情况的确如此。

虽然没有显山露水的机会，但谁也剥夺不去他的思维，他也在默默地为一蹶不振的滨川机械行业把脉，因为他不带私心，因此，他的把脉是准确的。他认为搞市场经济必然有个原始积累时期，这是不可逾越的。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搞了一次“圈地运动”，使一部分贵族有了搞工业的初始资金。中国的沿海地区为什么能率先发展起来呢？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特殊，因而就有了吸引外资的条件，部分率先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客观存在的原始积累，靠的就是利用外资完成的。断定像滨川的纺织工业这样完全靠借国内银行的贷款搞项目，这种发展模式。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建设成本太高，生产出来的产品，哪里有竞争力呢？这些观点，武高全只同一个人讲过，他就是文华，他们两人同处一室，因此就难免议论一些事情了。文华太赞成他的观点了。他为武高全的处境哀叹，认为他是虎落平川被犬欺。虽然武高全

不事张扬，但厂长施雨还是压着他不用，因为他既有文凭，又有职称，最要命的还是共产党员，这就有了升迁的资历了。武高全也知道施雨是武大郎开店尽用矮子，因此也少去招他惹他。你不给我显山露水，我就把这权且当作韬光养晦吧。

尽管武高全和文华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但由于武高全的原因，开始时他们俩很少交谈。但文华是个思维敏捷，而且对什么东西都有独到见解的人，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哪怕你城府再深，也是不可以不跟对方交谈的，你不谈，对方也得引诱你谈，除此之外，武高全没有别的选择。渐渐地这两个怀才不遇的人竟然成为老友了。文华这人爱发牢骚，而且很正派，厂长们也忌怕他，但是因为他是这个厂两个高级工程师中的其中一个，而另一个长年泡病，无法工作了。就因为这，工厂的头头们不得不用他。

现在工厂正在筹建空调项目，这个项目是副市长柯明东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而且由他亲自挂帅，任项目筹备组组长，副组长兼筹备办主任是厂长施雨，文华是筹备组成员，武高全什么也不是，上这样的大项目，筹备组里总得有一两个工程技术人员点缀点缀吧，于是文华便被召了进去。上这样的大项目是否就能让工厂起死回生了呢？开完第一次筹备会议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武高全：“高全，这个项目怎么样？”

武高全不假思索地说：“肯定不行，因为我们不具备办成项目的条件和机制。靠银行贷款来建设成本太高，而且还得沿用老的管理体制去经营，这样办企业能有效益吗？要解救

滨川的工业，解救我们这些老企业，只有解决原始积累后，才能谈得上。”

文华站起来激动地说：

“柯明东和施雨没一个比我们傻，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他们也知道项目办成后未必有效益，但是筹建一个项目，特别是像空调这样上亿元的项目，能给他们带来很多聚敛不义之财的机会啊。”

武高全也站起来说：“就算他们大公无私，他们也必须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管工业的头，是企业的头，他们得出政绩啊。现在上面考核什么呢？工业能否上去，主要是看你这个地方，这个企业工业产值上去了没有，产值不上去，他们就没有政绩，想再往上爬就难了。”

文华十分赞赏武高全的观点，过去他不知道在经济薄弱的滨川怎样解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武高全点拨，他想通了，武高全说，滨川的原始积累，一是靠内联，——，1—51，三是靠当地民间资金。他觉得武高全的分析太正确了，因此，他十分钦服武高全。同时为武高全的怀才不遇打抱不平。武高全是个不甘沉沦和寂寞的人，他时刻寻找着出山的机会，没有机会他要把机会创造出来。这一天他看到一份报纸登载了东北某生产战斗机的军工企业研制生产出微型汽车的消息，他最要好的大学同学罗成就在这间军工企业。

拖拉机配件厂不能再靠贷款发生活补贴了。市委、市政

府已下定决心对该厂动大手术。但是办法却没想出来。他们想到的是调整该厂的领导班子。

就在这个时候武高全给罗成写了一封信，邀请对方到滨川来玩。罗成是一介书生，没能当上什么领导，但在技术上是很拔尖的那种人。他是地道的东北人，但却没有东北人的个头，身材瘦不说，还长了个尖下巴，脸上架一副近视镜，形象的确够斯文的了。

罗成果然来了，他们在大学时就是密友，毕业后一个分在北，一个分在南，远隔千山万水，开始那几年还有书信来往，几年后双方都没有了写信的雅兴，因此，彼此竟然隔断音信五六年。

罗成来到滨川后对武高全的处境颇感意外。

“你小子怎么混到这种田地呀。这么多同学我最看好你，怎么你混得比我还不如呀。”到了武高全的家，看到客厅中连一套皮沙发也没有，家徒四壁。罗成感叹道：“我以为你在南方沿海省份，没当上大官，至少在经济上也发了呀，高全，真让我感到意外啊。”

“我料到你一定会感到意外的。真让我料着了。你还有什么感受请接着讲。”

“你小子不是对从政感兴趣吗？怎么还是工程师呀，当这个鸟工程师有劲吗？我以为你这回写信给我，叫我来，一定是你发迹了，没忘记‘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要给老同学一份好差事干干呢。我来之前，真的跟媳妇说好了，说咱们就要调到好地方了，口叫她尽早做好准备。她乐得不得

了。”

“姜太公不是八十多岁才出山吗？我才几岁呀，你这就把我看扁了？”

“有你这么写信的吗？信上啥也不说，就说让我来一趟。说说你这么着急的把我叫到你这儿来，到底有什么事吧？”

“现在咱们不谈正事，等你嫂子下班了，见过嫂子后，咱们一块儿出去吃一顿饭。我们这附近有个温泉，去机场接你的那辆破车我借了一整天，晚饭后咱们上那泡泡温泉。”

“是公款请客，还是你自个儿掏腰包？”

“当然是自己掏钱。”

“那你就甭客气了，我是谁，你对我还来这一套。”

“我虽然没有当上什么官，也没有发起来，但是请你撮一顿，玩一玩的钱还是有的。再说你从那么老远被我一纸书信召来，我总得要表示表示嘛。”

罗成瞪大眼睛，又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他把我叫来是什么事呢，这小子还是过去的性格，让人猜不透。”罗成在心里说。

到底是什么事，武高全始终是要告诉罗成的，但他些时觉得还不是谈正经事的好时间。

“罗成，你打那么老远来看我，总得要你认识认识我们临江的尊容吧，穷是穷了点，但风景还是不错的。现在是到江边看夕阳的好时候了，走吧。”武高全说着站了起来。

“等等嫂子和孩子吧，”罗成没站起来，他说：“咱们这么铁，我却连嫂子是什么尊容都不知道，我想早一点见到